

《魔法城堡之二》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亲亲！吾爱

寄秋◎著

主编 / 兰月

想隐藏你的美丽
不要自己淹没于醋海灭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亲吾爱/寄秋著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2. 11

(花园, 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亲… II. 寄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J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301 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寄 秋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1·34

定 价: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

亲亲吾爱

寄秋 著

她安家小公主终于能轻松呼吸，
脱离家里恐怖的粉红色“监狱”，
拜托，连做梦都是粉红色的！
但她出国前忘了去献香没钱，
所以佛祖懒得渡海保佑她，
先得罪坏坏英国女，
宿舍成了贵宾休息室，想打工还没上工，
就沦为议员老板的玩具，
抗议，泥塑的娃儿是有脾气，
不准他拉她的辫子、握她手，
她不想出风头，更不要他假好心，
告知什么堡里有活跳跳的小东西，
可是妈呀！真像他说的，他家家具会走路！
少爷，你们古堡有、有鬼啊……



楔 子

“我不要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逼我，我不要穿上有蕾丝花边的公主装，我不要——”

一位长相十分清灵的女孩留着长长的乌黑秀发，前发拉至后脑扎了个可爱无比的公主头，粉红色的缎带系成蝴蝶结煞是美丽。

不看她一身仿佛天使化身的穿着，光看她一室的粉红就知道她多受人宠爱，有粉红色的凯蒂猫，粉红色的芭比娃娃，粉红色的维尼熊，粉红色的哆啦A梦，粉红色的巧虎和琪琪。

天花板是粉红色的，床单是粉红色的，枕头套是粉红色的，小钢琴是粉红色的，窗帘是粉红色的，拖鞋是粉红色的，连地板都是粉红色的。

粉红色的房间是女生的最爱，但是全部都弄成粉红色就恐怖得叫人不忍领教。

刚上大学的女孩快被一室的粉红色搞疯了，她不过去趟芬兰探望远嫁的表姐而已，热情无处发泄的继母就自作主张为她布置了一间“美美”的卧室。



她不是不知感激，而且也知道继母是真的疼爱她，不像童话故事里坏继母一心排挤前妻之子，她受宠的程度可由眼前价值千万的粉红钻石首饰看出。

还是清一色的粉红，包括项链、戒指、耳环、手镯和脚炼，她真受够了。

她要独立。

但是——

“宝贝，你不喜欢呀？我叫你哥哥换一套，我们慢慢挑没关系，你瞧这件粉红色的公主装多可爱，穿在你身上多相配呀！承迹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阴美男子宠溺地一笑。“是呀！恩恩穿什么都好看，她是我们家的小公主。”

“公主！”女孩嫌恶地扮了个鬼脸。“二哥，你别哄我了，就算我穿乞丐装你们也会鼓掌说好看。”

“恩恩天生丽质嘛！天生衣架子穿什么都好看。”另一位俊朗男子靠在门边欣赏妹妹的“美色”。

“四哥，你可不可以别在一边扇风点火？我不信你能在我房间待上一天。”她马上送上“麻木不仁”的匾额一座。

他讪笑地搓搓鼻子。“妈，咱们家的小公主长大了，不用包尿布了。”

“武承嗣，你什么意思，故意嘲笑人家长不大是不是？”可恶的臭哥哥。

他痛苦地扶着头。“拜托，我已经冠上爸爸的姓，请叫我安承嗣。”

他口中的爸爸是继父，他和其他三个兄弟是母亲的陪嫁品，武承嗣等于五×四，从小被人笑了好几年，所以母亲一改嫁，四个兄弟无异议的改姓。

《亲亲! 吾爱》



因为承揖、承迳、承萨、承嗣再冠上武姓，真的很像九九表。

“恩恩，你别辜负妈妈的好意，她只有你一个女儿。”虽是继女却疼如亲生。

安晓恩好想哭。“大哥，你们别对我太好嘛！我只想当一个平凡女孩子呀！”

四个哥哥都大笑地摸摸她的头表示同情，安氏集团总裁的独生女怎么可能当得成平凡人，她注定不凡。

五个孩子的母亲在一边跟着微笑，虽然她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，但是看见自己的孩子开心，她当然是快乐地陪笑，他们是一家人。

幸福的安家人。

1

两年以后。

和风徐徐，百花盛放，绿色的大地生意盎然，一片回春盛况。

花叶繁盛自然蜂蝶成群，此情此景正好可以应用在一所女子学院上，开放的校园不时上演火辣画面，其激情动作不下性风泛滥的美国。

圣玛利亚学院是一间享誉有加的百年学店，不分宗教、人种面广泛收纳各阶层学生，只要申请符合该学院



宗旨一律入学。

因此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有亚裔民族、欧美民族、非洲大陆和南极洲，贫富差距极大。

有出身上流社会，拥有贵族血统的女伯爵，或是富豪之家的千金小姐，出手之阔绰叫人咋舌，三天两头换新车，永远打扮得如同时尚模特儿般光鲜亮丽，同一件衣服绝不会连续穿两次。

对比之下，来自贫穷、落后国家的女孩就失色多了，换来换去就那几件破制服，稍微可见人的衣服亦不出色，拿给人家当抹布都嫌不够艳。

在这一个大杂烩的学店中，还有两个看似平凡身世却显赫的年轻女孩，交情颇为浓厚。

一个是着传统服饰的贝南王国嫡传公主，在王室王子犹虚的情况下，极有可能打破男尊女卑的旧观念，成为贝南有史以来第一位女王。

如果第三位王妃腹中的胎儿仍是公主的话，她的王位垂手可得。

另一位女孩就神秘了，常常有不明人士寄来昂贵礼物，举凡珠宝、服饰、名画之类，她看都不看地直接退回去，然后标明不准再寄。

但是并无功效，隔三差五仍收到爱心关注，让她不胜其烦地转送国际红十字会，由他们去拍卖、统筹。

两人的共同点并非不出色，而是非常不出色，平凡到让人多看一眼的欲望都没有，丝毫存在感皆无地遭人漠视，仿佛是空气一般。

掠过的微风拂动树叶，石墙上的雪柳像是含着笑，一朵朵小白花似在告知春天的来访，要人们别错过一季好景。

《亲亲! 吾爱》



狐尾椰子树下有位戴着眼镜的辫子女孩正翻著书，目不转睛地专注神情几乎要与附近的花草融为一体，叫人很难发现有个活的物体曲着腿，坐在花团锦簇的中央草坪内，浑然忘我地品尝孤独滋味。

“孤独”真的很不容易获得，在孤军奋战了一年以后，她终于能自由的呼吸，拥有不受打扰的宁静日子，真是幸福。

至少在她看来是如此，别人的意见不算意见，包括恋女成癖的继母，宠爱有加的哥哥兵团，以及出外一条龙，回家是孝女的伟大父亲。

英国的天空，好蓝。

“跑到英国念中国史，你脑袋肯定有问题，没人会离乡背井修自己国家的历史。”应该早就读腻了。

穿着传统长袍围面纱的黑肤女子在她身边坐下，手上是一本政治学和王室统治权精选小册，深黑色的瞳孔看得出非裔人民的表征。

特异的服饰在古老国家引不起注目，圣玛利亚学院有不少回教国家的贵族千金小姐来就读，因此长袍面纱随处可见不足为奇。

外观看来逊毙的女孩抬头一笑。“我爱国嘛！不管身在何地，永远心向生养我的土地。”

“谬话，我看你是怕跟不上进度，故意挑最拿手的科目来混文凭。”连中国史教授都不耻下问地求教于她。

“诬蔑哦！芬兰小姐，我也选修英国史！而且连拿了两次第一名。”她是不做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“所以遭人怨恨。”通常“平凡”人不该太出锋头，该适可而止。

“你是指薇薇安？”父亲是上议院议长，本身继承母亲爵位受封约克女伯爵。



“原来你还知道自己快被暗杀了，我当你没感到离死不远。”有得救就好，她朋友不多。

国内因为继承权问题闹得不可开交，一派主张由现任国王之女，也就是她继承父亲王位；另一派则反对女子揽权，极力推荐她堂叔霍尔沙亲王来执政。

纷乱的现象造成时局不稳，担心她遭波及的内务大臣，连忙将她送出以保正统王室血脉，低调地让她混进一般不分贵族、平民的学院。

因此她不太与人往来，怕是堂叔亲王派来对她不利的叛党，只有同她一般低调行事的恩莲娜值得信任。

两人都是充满秘密的人。

恩莲娜很无辜地推推平光眼镜。“我怎么晓得修英国史的同学素质那么低，随便写两篇论文就能得高分。”

已经降低程度去配合了，总不能要她交白卷吧！家里那群鸡婆党可会连夜包机赶来，问她是不是水土不服，然后二话不说地把她打包带回 T 省。

以前常听说中国人是死读书机器，所以不管到哪一个国家求学都能名列前茅，因为是考试专家嘛！在非创意方面胜过欧美国家甚多。

一开始她还隐藏实力不想锋芒太露，没想到只拿出平常表现的一半左右就“技压群雌”，大出她意料之外，苦恼的她才相信原来传言属实。

芬兰·贝里压低音量开口，“小心被保皇党的人听见你就完了，她们现在正准备抓你的小辫子。”她还真随便，一点都不畏惧人家来找麻烦。保皇党是以薇薇安为首的上流人士之女的戏称，大部分成员是贵族之后，或英国几支有势力的家族之女，而她们这些默默无闻的学生便自嘲是平民党。

《亲亲! 吾爱》



政治与她们无关，纯粹是两个世界的分野互不来往，明显的表现出阶级之分。

除非平民党犯上保皇党，否则真是山河两分明，永无交情。

“抓得到才有鬼，我一向安分守己不闹事，安静得像不出声的影子。”恩莲娜轻轻地甩着两条长辫子，无邪的眼波中闪着笑意。

“这倒是，不过如影随形也很可怕，人家可不高兴屈居第二。”习惯了当焦点的人是不容许有人抢了主角宝座。芬兰提醒她，“你要当心点。”

恩莲娜无奈的合上书本，“你要我怎么做？人多势众的保皇党不好惹。”

“别问我，我自身难保，看你有没有本事找个人来保你。”她得为贝南王国保重，她的生命不属于自己。

“真小气，借个侍卫也不成……唔……”她真狠，居然用书拍她嘴巴。

“你想让全世界知道我的身份呀！没良心的女人。”芬兰慎重地看看四周有无人走动。

自古江山多妩媚，人人争夺。“中国有句成语叫草木皆兵，你未免太紧张了吧！”

老是疑神疑鬼。

“恩莲娜，你还有时间说风凉话，瞧谁来了。”她要先溜为快。

一只手忽地拉住她长袍下端，英文名字恩莲娜的安晓恩朝她一笑。“别想抛弃我。”

“拜托，你说得多暧昧，很容易引起人家的误解。”要命，薇薇安带着保皇党的人走了过来。

“误会就误会呀！我是很爱你。”此爱非彼爱，乃友爱



之意。

“真给你害死，我怎么会以为东方女孩都很温顺呢？”错误的第一步。

“彼此、彼此，我一直认为非洲女孩是不穿衣服的。”而她却包得密不透风。

“你……”芬兰为之语塞，真败给她了。

交错朋友是一回事，希望日后政策的决定不会失误，不然会愧对爱护她的子民。

“你们这两只小老鼠倒挺会找地方窝，要不是听见交谈声，我当是两棵可可树种在这里。”

薇薇安·道格顿的娇笑声充满蔑意，似乎不屑的站得远远地，维持着两、三公尺的距离，身后更多的咯咯笑声附和地响起。

很想当做没看见的安晓恩拍拍草屑起身，打算不与她们发生冲突绕过去，可是几名态度倨傲的女孩一字排开挡住她的去路。

“有……什么……事……薇……薇薇安……同学？”可可树是指芬兰吧！她的皮肤和可可一样黝黑。

傲慢的薇薇安以鄙夷的目光注视安晓恩。“结结巴巴的老鼠倒是少见，你凭什么拿高分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有看书……看书。”她必须说不用看也能拿高分，对手太弱了。

谁不知道学院里的学生是所谓修新娘学生，有一部分人是家族赞助，拿张文凭好打入社交界钓个丈夫，成绩优越与否不在考核之中。

薇薇安便是如此，课她爱上不上老师也管不着，打扮得漂漂亮亮受人吹捧才是主要目的，谁敢得罪女伯爵自毁前程。



只要能按时把报告交到授课讲师手中,一学期旷课了一大半也不打紧,有成绩好打就可以,这是圣玛丽亚学院的特色。

但是有一点绝对严禁,那就是抄袭和请人代写,理事会的修女们眼睛可尖了,是不是本人的论点一看便知,没人能轻易唬骗过。

所以保皇党很不甘心落于平民党之后,尤其是貌不惊人的东方女孩,对她们的颜面问题是一大打击,因此无法忍下这口气,非讨回面子不可。

“你是指我们怠于课业不用功喽?”一个满脸雀斑的红发女孩代为出头。

安晓恩状似惊慌,“我不……不是这……这个……意思……”事实如此何必明说。

“你就是这个意思,会读书有什么了不起,书呆子一个。”其中一个女孩推了她一把。

心底暗气的安晓恩告诉自己要忍耐,别和她们一般见识。“我可以……回……回宿舍……吗?”

一阵大笑声让她有些不安,莫非真要无聊的整她冤枉?

“好好的凭吊你目前的老鼠窝,再过几天你就得搬出去。”不信她能有心思在课业上。

“什……什么意思?”只要不是粉红色的少女房她都能接受,老鼠窝也算是顶级享受。

目中无人的薇薇安朝她脸上抛下一张通知单。“不好意思咯!你住的那一层宿舍打算改成贵宾室,目前的‘平民’宿舍没空房。”

好毒的一招,庆幸不住在宿舍的芬兰暗自松了一口气,搬家很费时、费力。



“你打掉我的宿舍？”不装结巴的安晓恩讶然地睁大眼。

“噢！你不结巴了！”一间小房间算什么，她一句话学院哪敢不照办。

安晓恩以笨拙地动作扶扶下滑的眼镜。“被你吓好了。”

公报私仇，这人的气量未免太小。

“哼！你最好趁早准备走人，真不晓得学校为什么要接受你们这些脏兮兮的有色人种入学。”薇薇安口气十足地歧视。

一说完，飞扬的鬃发一撩，她得意非常地带着一伙保皇党走人，像是打赢了一场漂亮的胜仗，宛如女王般睥睨群雌。

她是骄傲的，非常自信能得到所要的一切，予取予求惯了，她会不计代价得到她认为应该属于她的荣耀，所以她请求身为上议院议长的父亲捐一笔钱修缮贵宾室，好随时在以家长身份来学院走动时休息。

借私人名义公然行驱逐之举，几个外来的留学生是不能与贵族对抗的。

“恩莲娜，你倒霉了，我只能安慰你节哀顺变。”事不关己，芬兰说得轻松。

好个顺变呀！“芬兰，你收留我吧！”

“甬谈。”她不假思索地拒绝。

“好朋友是当假的呀！你忍心见我流落街头？”不赖上她能赖谁。

“就是好朋友才不能收留你，你知道我的处境并不安全，我不想害死你。”芬兰以客观的角度分析。

万一霍尔沙亲王有夺权意念，第一个被开刀的人便



是她,连累朋友的事她做不来,只有狠下心推掉。

“那我怎么办?挨家挨户请问人家要不要收养东方小女孩?”安晓恩自我消遣地说。

芬兰好笑地扯扯面纱,“少在我面前装可怜,你的底细我清楚得很。”

为了确保安全,她忠心的部属会撤查身边每一个人,以达到万无一失的地步。

“人家说黑人的心都是黑的,果然不错。”她故意翻脸地哼了一声。

“我还不算太黑,肯亚的诺密丝公主才是真正的纯黑。”她只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,黑得不够彻底。

不过她一直以身为黑人而骄傲,他们的祖先已不再是次等国的奴隶。虽然国家不大,人民不到六百万,但是那里是孕育她生命的地方,她永远怀着敬重的心情去面对,它是沙漠王国中少数的绿洲国家。

咖啡和可可亚是主要外销产品,占了全国税收的大部分财源,是一块令人眼红的宝地。

“煤笑锅底黑。”安晓恩用中文嘟囔了一句。“别用我听不懂的语言骂我。”刻意不让人了解的语句肯定非好话。

真敏锐,不愧是未来的女王,不晓得以后向贝南王国买咖啡豆有没有折扣。她再问:“真要我自生自灭?”

“撒娇的方式对我没用,你只要向你哥哥们开口……”马上由麻雀变凤凰,华夏美服不缺,仆从成众。

“噢!不,那是我的噩梦。”安晓恩受不了地一拍额头,死也不肯向那几个变态的哥哥求援。

好不容易逃出地狱般的天堂,她才不自投罗网回去当他们的芭比娃娃。



“恩莲娜，噩梦往往最真实。”取笑地弯起唇，芬兰不忘给予忠告。

镜片后的迷人双眸朝她一瞪。“我确定你在落井下石，你、真、善、良——”

“哪里、哪里，好朋友不提点怎成。”她做好逃生的动作。

“芬兰·贝里，我要挖出你的黑心。”她还笑得出来，可恶。

风追逐着云，两个不起眼的女孩在草坪上追逐，年轻的生命是不该有烦忧。

如同此刻的她们。



一道犹豫不决的身影在进与不进的关口徘徊，及臂的长辫子随来回走动的主人晃来晃去，一刻不得闲地数着地上的脚印。

手握着手迹鲜明的推荐信函，没有打工经验的安晓恩还当真不敢上前，就怕笨手笨脚地惹人嫌弃。

在家里她一向不用自己动手，继母和四个哥哥会抢着帮她做，说什么公主是等人伺候，鄙事由鄙人负责，她的工作是监督。

进了厨房会被厨娘赶出来，理由是怕她被油烫到手，想种种花又吓得老园丁连忙抛下花肥要她别伤了玉手，到了阁楼想喂喂野鸽，女佣马上扫把一拿地驱鸟，生怕弄了她一身脏。

就算搬凳子拿高处的书也不可以，她亲爱的老爹立刻命人把柜子锯短，让她不必辛苦地爬上爬下。

人家羡慕她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其中说不上口的滋味只有她自己明了，被人当成易碎的娃娃可不好受，



她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来英国留学。

像她一身的拙相就是出自三哥安承萨的手，创造美感与流行的服装设计师把她弄得这么丑也真难为，他和其他哥哥怕她太“美”会引来坏人的觊觎，坚持要为她变装。

其实，英国的美女才多呢！她根本不算什么，像令人无法产生好感的薇薇安就美得惊人，与她一比较其他人立刻黯然失色。

杞人忧天根本是没必要，他们太爱操心了，连带地让她没社会历练。

这么大的古堡会不会有古怪的管家，像电影中不苟言笑，一个正经的严肃样，动不动就出现在人家背后问一句：“你要吃什么？”

说实在话，如果是这样她一定吓得半死，她的胆子还没发育完全禁不得吓。

其实她猜测的离事实不远。

安晓恩踮起脚尖想一窥城堡内部，十分好奇住在里面的人长什么样子，有没有满脸苍白的吸血鬼，探头探脑的她不自觉地掉了推荐函。

“安晓恩，二十一岁，T省人，圣玛丽学院一年级生，主修中国史，副修英国文学……”

安晓恩脱口纠正，“快升二年级，过了寒假我就……喝！你……你是谁？”好高的男人，他由哪里钻出来？

斯文温和的清俊男子扬扬薄纸，“你来应征打工吧？”

“我……呃一开始是啦，可现在……”她瞟了一眼高耸的围墙，“还是算了。”

“小孩子不可以遇到挫折就退缩，要有勇往直前的



精神。”他像是和小女孩讲话似的拍拍她的头。

很讨厌被人摸头的安晓恩一把抢过推荐函并撕了它。“我不是小孩子。”

他瞄了瞄她看不出三围的身躯。“看来你的营养不是很好。”

“我家里很穷可以吗？三餐很少吃牛排。”她恨恨的脱口而出，一手环抱着前胸。

她并未说谎，他们一家七口都不爱吃牛排，一见到牛排上桌就皱眉头，所以牛排被排除在大鱼大肉之外，不在西餐料理桌上出现过。

“是很穷，你被录取了。”他同情地捏捏她没肉的脸颊，感觉还不错。

皮肤很细很滑，可惜一副大眼镜遮住三分之一的脸。

“喂！”他在说什么？

“小恩恩，你的下巴快掉了，我是说你已获得这个工作。”太好玩了，她真像梦游仙境的爱丽丝，一脸惊讶。

“恩恩就恩恩，干嘛加个小……噢！你刚才用中文和我交谈吗？”安晓恩双眼大睁，不会吧！银发金眸的阿督仔怎会说中文？

不过，他的银发好漂亮，像漫画中的男主角。

她的表情可爱得让他发笑。“先母是T省人，我未来的大嫂算是上海人，会说中文并不奇怪。”“你到底在笑什么，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有点邪气？”让人想到一句标语——保持距离以策安全。

而她当真拉开两人的距离，像被弃的小狗贴着墙防备陌生人，惹得他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直说往后的日子不会再无聊了。